

窦应泰 著

血腥豪门



I24
928

安
应
泰
著

血腥豪门

B0174/01

(京) 新登字093号

版式设计 祝燕君

血腥豪门

突应泰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850 × 1168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210千字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4-1003-8/1·352 定价, 6.00元

印数, 0001—6000册

内 容 提 要

四桩连环血案，触目惊心又扑朔迷离。侦稽官夜潜豪门，涉身险地，仅仅窥见一丝端倪。就在杀人真凶原形毕露之际，侦稽官也饮弹身亡。

荒淫，乱伦，造成妻妾之间的反目仇杀；贪欲，暴虐，演变出一幕幕血腥的活剧……

本书透过对奉系军阀张海鹏府内种种丑行劣迹的无情揭露，使许多苟且龌龊事尽显纸端。这部长篇通俗小说构思独特，悬念强烈。

目 录

第一章	奸杀？仇杀？	(1)
第二章	来迟一步的信	(10)
第三章	周瓶儿与马月花	(18)
第四章	花花公子潘子良	(31)
第五章	徐天师解惑论阴阳	(42)
第六章	四姨太撒泼闹旧宅	(53)
第七章	神秘的地沟	(63)
第八章	覬覦表妹的衣冠禽兽	(91)
第九章	浴室窗外有幽灵	(101)
第十章	遗忘在乡间别墅的小妾	(111)
第十一章	寿庆上的阴影	(122)
第十二章	悬梁遇救吐冤情	(130)
第十三章	明来暗往野鸳鸯	(139)
第十四章	侦稽官星夜游张府	(150)
第十五章	潘子良阴沟赴黄泉	(159)
第十六章	四姨太怒砸寿堂	(169)
第十七章	张海鹏赔情	(177)
第十八章	神秘莫测周瓶儿	(186)
第十九章	夜宴花厅月朦胧	(194)
第二十章	四姨太猝死	(203)
第二十一章	屋檐下的诡踪	(210)
第二十二章	窈窕淑女在月影下化作鬼魅	(218)

第二十三章	马督办妙语点迷津	(227)
第二十四章	真凶手？假凶手？	(235)
第二十五章	女杀手的血衣	(243)
第二十六章	周瓶儿无端成新鬼	(250)
第二十七章	侦稽官在谜底揭穿时惨死	(257)

第一章 奸杀？仇杀？

民国十五年（1926），在洮辽镇守使、奉系军阀有名的“威虎将军”张海鹏郑家屯的公馆里，发生了一桩骇人听闻的凶杀案：这桩凶杀案不仅使关东三省舆论哗然，朝野震惊。就连当时远在北京任陆海空大元帅的张作霖，也来电责令地方“速疾破案”。但令人骇疑的是，这桩喧嚣一时的案件不知为何却销声匿迹，不了了之。随着时光的流逝，制造这桩血案的真凶终究未能缉捕归案。以致悠悠数十载过后，依旧是一桩扑朔迷离的无头案！

阴历十月初一，深秋的一个凌晨，坐落在松辽平原上的商埠小镇郑家屯，笼罩在一片灰濛濛的晨雾中。这百年历史的水旱码头，镇街上那四座最大的公馆，便是有名的吴（奉系督军吴大舌头）、鲍（吉林督军鲍贵卿）、石（奉系旅长石德山）、张（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四大公馆。抛开吴俊升、鲍贵卿和石德山的三座公馆不说，却说张海鹏的公馆，在古镇的黎明破晓时刻，突兀传来一阵女人凄惨的哭叫。奉系宿将张海鹏自从哈满奉军司令调任洮辽镇守使后，他本人长驻洮南。而这座坐落在古镇郑家屯城西的公馆，住着他的内眷。张海鹏虽每年仅回郑探亲几次，但这座气势恢宏的私邸，因是他民国九年时升任奉军旅长时所建，故而百姓仍称它为“将军府”。在这古老的小镇上，谁也不曾想到一度萧条空寂的“将军府”，居然在这深秋的凌晨，突然响起了

一个女人嘶哑的哭号和尖叫：“杀人啦！——”

随着使女周瓶儿声嘶力竭的哭叫，将军府宁静的清晨一下子被搅乱了。刹时间，这座四进的深宅大院一片慌乱。惊叫声，哭泣声，匆匆奔跑的脚步声响成一片，院宅的角角落落都充满了震惊恐怖的气氛。随着“咣啷”的开锁声，将军府西跨院的小便门锵然开启，随之各个宅院里的女眷男佣，都惊恐万状地拥进西跨院来。

“何人被杀？”“天呐！在堂堂的将军府里，竟然有歹徒行凶杀人？”“反了天了！什么人胆敢与将军的侄女过不去？”

“雪梅被杀了？天呐！”“雪梅可是大将军平日最宠爱的侄女呀！”……一刹间，西跨院里人头攒动，黑鸦鸦的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男男女女，内眷佣人，都惊惧万状地拥向洮辽镇守使张海鹏亲侄女张雪梅居住的东厢房门前。众人窃窃私议，交头接耳。人们都探头探脑地向东厢房窥望，但却没有一个人敢于闯进去。只见那东厢房的门半掩着，房里隐隐传来两个女子高一声低一声的悲恸嚎哭。人们知道那在房内悲哭不禁的两位姑娘，便是死者张雪梅生前的两位贴身使女周瓶儿和马月花。

“姐姐，你死得好惨呀！是哪个黑心的坏种暗下了毒手？呜呜呜”，那哭得最为悲愤的是周瓶儿。

“呜呜，姐姐死了，扔下我和瓶儿又怎么活哟？”马月花的哭声虽不及周瓶儿高，但也令人听了心酸悲楚。几位女眷在门外听了，不禁想起死者张雪梅平日的种种好处，也忍不住随着东厢房里两个哭得死去活来的使女，潸然泪下……

惊惧的哭叫声传进了将军府的中套院。惊醒了正房卧室软榻上正睡早觉的一个人。他是个身材魁梧的关东大汉，长长的脑袋，秃亮而宽大的脑门。红润而保养得很好的脸膛上，两颊面腮上有些斑斑点点的黑麻子。两道短粗的卧蚕眉下，闪动着深邃

遑而机敏的大眼睛。高耸的鼻梁下，厚厚的嘴唇抿成一字，显出他行伍出身的将军所惯有的威严与冷峻。他就是前天刚刚从洮辽镇守使署所在地的洮南，返回郑家屯省亲的张海鹏。

同治六年生于辽宁盖平的海鹏，本是绿林胡匪出身。晚清末年，辽西匪患蜂起。在辽西辽南一带，便有了张作霖、杜立三、冯麟阁等一伙胡匪巨盗，被清朝官府称之为绿林八大盗。这张海鹏因家境贫困，便投到冯麟阁麾下，落草为寇。他报号“大连字”，在冯麟阁的匪辮子里先当“水箱”，后当“炮头”，在辽西一带绑票劫舍。日俄战争爆发后，张海鹏成了冯麟阁匪股中手使双枪，百步穿杨的“二柜”，受冯之命，勾结日本浪人花田和天鬼，结成东亚义勇军，与沙俄军队进行殊死拼杀。张海鹏从此成为辽西巨匪之一。因他生得满脸黑麻子，故而人送绰号“张大麻子”。

日俄交战后，因日方极力周旋，冯麟阁得以被清廷招编。冯麟阁荣任奉天左路巡防营统领，张海鹏也扶摇直上，当上了第一营管带。从此，张海鹏便由一个行抢打劫的草寇胡匪，而一跃成为了清兵管带，吃上了“皇粮”。辛亥年后，奉天军务督办赵尔巽依靠张作霖之手，屠杀了谋反的革命党人张榕，进而整顿各省地方军。张海鹏见机行事，在剿杀胡匪中颇得赵尔巽的青睞，又被擢升为陆军第五十五旅旅长，移驻法库。后来，张海鹏见冯麟阁与操纵东三省军机大权的张作霖成了冰火不同炉的对头冤家，便急忙改投黑龙江省军务督办孙烈臣。当上了混成第四旅旅长。张海鹏征杀骁勇，敢闯敢拼，与沙俄在江省边境数次征杀，为孙烈臣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在满洲里他与白俄军发生激战时，五天五夜的鏖战，张海鹏力败强敌，直至亲缴苏俄谢米诺夫所部骑兵的枪械，大败外敌于黑龙江边。因张海鹏立下赫赫战功，遂被孙烈臣升任哈满护路军司令。不久，第一次直奉大战在关外打响，张作霖见张海鹏乃军中难得骁将，收为麾下，指令他亲率四

营轻骑，开赴滦州。张作霖的奉军大败，兵退山海关，张海鹏见张氏奉军大势已去，决计率军逃回他一度称雄的辽水河边，在古镇洮南安营屯兵。在他的旧友吴大舌头擢升黑龙江省督军不久，张海鹏便继任洮辽镇守使。自此在洮南拥兵自重，称霸一方，作起土皇帝来了！前日，张海鹏见自己生日将临，便搭乘四洮铁路专车，由洮南返回他昔日驻兵屯防之地郑家屯。张海鹏此行既为省亲访旧，亦为忙里偷闲，在郑家屯操办自己的生日寿辰。可是张海鹏却万万不曾想到，就在他兴冲冲回到郑家屯“将军府”的第二天，竟然发生了凶杀血案！

“唔，出了什么事？”张海鹏揉揉惺忪的睡眼，从榻上一古碌爬坐而起。他侧耳一听，西跨院里传来一阵嘈杂哭叫之声。张海鹏正欲怒骂，却听见门外有个女人在嚶嚶的哭泣，隔着一层细竹门帘，张海鹏看见门阶下伫立着一位穿蓝色绣花绸缎旗袍的女子。她发髻高绾，瘦削的面孔上布满了忧郁的愁云，正躲在门外以手帕掩口，低声的抽泣落泪。

“琼枝？！大清早满宅人声吵闹，这会儿你又躲在门外，偷偷的哭个没完！到底发生了甚么大事？就是有人把天捅个窟窿，也有我张海鹏在嘛！”张海鹏见他的二姨太沈琼枝在外哭得如此悲切，急忙披上褂子，趿着两只软底鞋子，霍地翻身蹦下床来。气急败坏地冲向在竹帘外抽抽泣泣的沈琼枝叫道：“你还不快进来，把事情说个清楚，也好让我明白个中究竟！”

沈琼枝生得小巧玲珑，瘦削精悍。杨柳似的纤细腰肢，走路来娉娉婷婷。她虽刚交三十，却面容清秀白嫩，虽不敢称十分标致漂亮，倒也有些江南女子的美貌。原来张海鹏共有四房妻妾。结发妻子李氏，原本是他当年在江西与冯麟闹拉大排当胡匪时，在他的故乡盖平所娶。生下两个少爷，两位小姐后，因痲病早歿。李氏死后翌年，张海鹏在新民被官府招安后，在奉天驻防。恰好那一年奉天女师举行秋季会操大典，张海鹏随老将冯麟

阁莅临典礼。当时，有位漂亮的女学生在台上致词。刚好被傲然坐于台上的骑兵管带张海鹏看中。张海鹏在胡匪生涯中，没少寻花问柳，但却从未见过象沈琼枝这样姿容俏丽，风姿可人的漂亮少女。当时张海鹏便盯住沈琼枝那窈窕的身段和秀气的脸庞不放，一时痴迷如醉。冯麟阁在旁将张海鹏的神态举止，看在眼里。为了收拢手下，冯麟阁决计代为保媒作伐。他私下向女师校长一问，方知那名叫沈琼枝的女学生，正是二八芳龄。本是位江南女子，随父母由江浙下关东经商。不幸其父染病早丧，如今只与一位寡母在奉天苦苦度日。冯麟阁当下大喜，派校长前往沈家提媒。其母闻听张海鹏土匪出身，又是满脸麻子，且又年长女儿二十余岁，当即摇头回绝。冯麟阁闻听大怒，当即再遣校长前去沈家，晓以利害。如其母肯允沈琼枝为张海鹏做小为妾，必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如坚辞不允，冯麟阁将派兵抢亲。沈氏母女闻听此言，宛如晴天霹雳，抱头恸哭。可怜孤女寡母，势单力薄，左右权衡得失利害，只好违心应允下这门亲事。

沈琼枝一个聪明伶俐、秀色可餐的女学生，作了一个胡匪出身的兵营管带的二姨太。新婚燕尔，倒也夫妻恩爱。张海鹏一介武夫，难得怀抱如此俏丽的佳人。他一时高兴，宠爱有加，居然破例的让第二房小妾，代他操持张氏公馆的一切内务。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张海鹏的官位晋升，他接连又娶下了第三、第四两房姨太。特别是张海鹏在任哈满护路军司令时，他终日混迹于哈尔滨的烟花青楼之内，结识了漂亮妩媚的妓女马秋范。张海鹏遂将马秋范纳为第四房姨太，因马秋范娇媚可人，伶俐机灵，备受宠爱。四太太马秋范进了张海鹏的将军府，根本不将掌管家务的二姨太沈琼枝放在眼里。久而久之，沈琼枝与马秋范两人，争风吃醋，明争暗斗，到后来这针尖对麦芒的两位姨太，竟然见面就斗嘴，一吵便要动手撕打。如此大动干戈，吵吵骂骂，直搅得张海鹏一筹莫展，无计可施。这种鸡犬相斗的局面，直到民国十三

年张海鹏由哈满护路军司令，一跃升任辽洮镇守使时方有了改变。为防止二姨太沈琼枝与四姨太马秋范的争风斗醋，张海鹏索性将正受宠爱的四太太马秋范携往洮南，住在镇守使公署。而将二姨太沈琼枝依然留在他当年在古镇郑家屯的“将军府”里。如此一来，沈、马两位姨太各管一家，便也就相安无事了。平日张海鹏将二姨太沈琼枝冷落在郑家屯的“将军府”，只在洮南公馆里与视若掌上明珠的四姨太马秋范厮混，但每当他闲暇之时，还不免追忆起当年与二姨太沈琼枝在一处时的恩恩爱爱。特别是妓女出身的四太太，虽然风流多姿，善解人意，但终究不如知识文断字的沈琼枝，别有一股江南女子的洋学生味。正是因为张海鹏时时不忘他与沈琼枝的旧情，此次他才断然不顾宠妾马秋范的百般劝阻，决计返回古镇郑家屯来办他的五十九岁寿辰；张海鹏本是满心欢喜而归，却未想到刚回来便遇上了晦气之事。

“大帅，不好了！”张海鹏正心烦意躁，却见二姨太沈琼枝挑帘进门，揉着哭红的眼睛说道：“西跨院里出了人命！”

“出了人命？”张海鹏的麻子脸登时变得铁青，急问：

“谁！谁死了？”沈琼枝眼里的泪珠，立时如断了线的珍珠一般，扑簌簌的沿脸腮滚落而下。她悲怆地哽咽道：“是你那苦命的侄女，雪梅她……她昨天夜里被人给惨杀了！”

张海鹏猛听此言，顿时惊愕地怔呆在那里，倒吸了一口冷气。冷汗从他那光秃秃的前额上沁了出来，好半晌才吐出一句话来，说：“莫非又是那不成器的老大干下的丑事吗？俊哲啊俊哲，你那好色的毛病，莫非今生今世就难改了吗？”

沈琼枝见张海鹏气得浑身战抖，麻脸上白一阵红一阵，又听他愤愤地责骂起住在郑家屯公馆里的大儿子张俊哲，心里不由升腾起一股厌恶和愤懑。她想起张海鹏父子平日对她的轻慢与冷漠，这时倚在门上冷冷地一笑，说：“张俊哲即便再嗜色如狂，也总不致于连自家的亲眷女子也不放过；那样一来，他岂不是衣

冠禽兽了吗？……”

“放肆！”张海鹏见沈琼枝趁此机会，向他含沙射影的冷嘲热讽，不由将麻脸一沉，厉声喝止她说：“张俊哲毕竟是我的亲生骨肉，他决不会再干有辱张氏门庭的丑事！或许是那姓潘的造的孽！……”

“姓潘的？哼！”沈琼枝冷傲地向盛怒中的张海鹏撇撇嘴，讥讽的冷笑道：“人家姓潘的总要比你那宝贝儿子张俊哲规矩！如此人命关天的大事，你一无凭证，二无线索，岂能不问清红皂白，就无端的胡乱猜疑？万一这种望风扑影的话，让人家潘先生听去，向你究问，只怕你堂堂的三军将帅，也无言以对！……”

“好啦好啦！我真不该回到郑家屯来！”张海鹏正在心火迸窜，怒气盈胸，偏偏又被二姨太沈琼枝火上浇油地刺了几句，更加心绪烦乱。他慌里慌张地穿上汗衫，又慌乱地套上裤子。这位久经疆场，杀人如麻的洮辽镇守使，不知为什么猛听侄女张雪梅猝然死去的恶讯，两条腿竟然哆嗦战栗了起来。他有心想冲到西跨院去看看惨死的亲侄女雪梅，侧耳一听那隐隐传来的嘈杂声，又情不自禁地退了回来。没好气地冲着倚在门旁两眼红红的二姨太沈琼枝吼道：“你还愣在这儿干什么？快，你赶快到西跨院去把人给我轰开！等会我让彭县长派人来验尸，要是坏了现场，这桩案子可就难破了呀！……”

“呸！破案？”沈琼枝不屑地一撇嘴，说：“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依我看家丑不可外扬，既然你怀疑你那宝贝儿子张俊哲，为何不将此案略加遮盖，也好面子上好看！”

“混帐！”张海鹏见沈琼枝面带嘲弄的冷笑，捻着擀擀，不由怒从心起，拍案骂道：“虽说这些年来我没将你带在身边，可将郑家屯的公馆交你来掌管，也总算没有亏待你。如今家出横祸，雪梅惨死，你本应当替我分忧才对，哪知你却不怀善意，趁机添乱！简直岂有此理！”沈琼枝见张海鹏勃然动怒，便愤愤地朝

地上狠啐了一口，信手将那竹门帘重重的一摔，转身出门，径向那乱纷纷的西跨院里去了。

沈琼枝走后，张海鹏独自在卧房里踱步徬徨。眼前，忽又浮现出侄女张雪梅那双含羞藏媚的大眼睛。那双晶莹俊逸的丹凤眼，留给他脑际里的印象太深了！那是一双能窥透对方心理的锐利眼波，也是能给张氏家宅以无限温存和慰藉的眼睛。可是如今，那双多情而善解人意的漂亮眼睛，竟然永久的闭上了！唉！唉！可怜的雪梅呀！你为何死得如此突兀，去得如此匆忙？张海鹏凝望着悬挂在粉壁上的“全家福”，特别是当他火辣辣的目光偶一与照片上侄女雪梅温柔含笑的情影相碰时，不由心里蓦地一惊，急忙将脸偏过去……

“报告大帅！”一个戎装佩剑的侍卫，靴声笃笃地来到卧房的门阶下，隔着一层细竹帘子向正在房内冥思苦想，连声哀叹的张海鹏禀报道：“彭县长求见！”张海鹏急忙吩咐，“快请——”须臾，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侍卫高高地撩起了竹帘子。张海鹏见一位穿着长袍马褂，又矮又胖的士绅，神色慌张地差手拎着那玄色绸袍下摆，急匆匆地跨进了房门。原来此人正是辽源县知事彭百斛。彭百斛本是张海鹏家乡人，早年东渡扶桑，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商业经济科。归国后在奉天张作霖的富裕银行当科员，后投奔张海鹏。民国十四年，张海鹏升任辽洮镇守使后，彭百斛也趁机以同乡亲信向张要官，张海鹏便将彭百斛外放郑家屯当上了辽源县县长。

“香圃！你来得正好！”张海鹏正愁肠百结，双眉紧蹙，猛一见他的亲信彭百斛匆匆赶来，顿时愁眉舒展，上前扯住他的手，让在朱漆楠木雕龙椅上坐定。“大帅！听说……听说西院的侄女昨夜被人杀害？可是当真？”张海鹏长吁短叹，连连搓手摇头：“唉！唉！香圃，我此次真的不该重回辽源！……”彭百斛见张海鹏如此痛楚，急忙躬身劝慰说：“大帅不必忧愁。人死不能

复活。香圃我是刚刚听到将军府的紧急报案，便急慌慌的带着一班警官侦稽，还有验尸的仵作赶来了！现在已将西跨院牢牢封锁，此刻下属们正在察勘现场，不须很多时候，就能将侄女的尸身验检完毕！”

“唉唉，香圃！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横祸呀！”张海鹏因为沉痛，脸上那些密密麻麻的黑麻坑，显得更加密集。他长叹了一口气，说：“唉，也许都怪我家教不严呐！香圃，究竟是什么人胆敢夜入将军府，居然敢在我张海鹏的眼皮下公然行凶杀人？莫非就无法无天了吗？唉唉，我那侄女好命苦呀！……”

彭百斛见往日威严冷傲的洮辽镇守使，竟然为侄女的惨死如此悲愤，心中不觉忐忑不安起来，慌忙欠身说道：“大帅休要烦恼！此事发生在卑职管辖的辽源县地面上，一切罪责，都是卑职之过。如此胆大妄为之徒，夜入将军府，也许是为行窃而来。突起杀人歹意，卑职定要戴罪立功，不惜一切，也要侦破此案！”

张海鹏见彭百斛痛心疾首，信誓旦旦，还是连声叹气说：“唉唉，这夜半行凶的案子，怕是难破呀！”彭百斛道：“大帅休要烦恼，卑职虽然不才，可我手下有一位专门侦破奇异怪案的能人。此人精明善断，机敏过人。当年本县大茂钱庄抢劫案和悦来客棧凶杀案，都是他一手侦破，捕获了真凶的！”张海鹏黯淡的眼睛，豁然一亮：“哦？你手下居然有如此神通广大的侦稽官？”彭百斛说道：“大帅莫非真的没听说大名鼎鼎的侦稽官高丕奇？”

“高丕奇？”张海鹏心中暗暗一怔，眉毛不知何故陡然在眉心处一蹙，半晌才说：“对此人倒有些耳闻。只是不知这高侦稽官是真老包还是假老包。人们吹他有些神儿啦！我倒要见识见识！……”

第二章 来迟一步的信

距洮辽镇守使张海鹏那气势恢宏的“将军府”不远，有一泓泱泱碧水。人称“荷花泡”。然而这名曰“荷花泡”的湖水里，如今只有在粼粼水波里摇来曳去的水草，却根本不见有半枝荷花。传说这“荷花泡”原是张学良将军的夫人于凤至少时读书之地。“荷花泡”的彼岸上那几幢古色古香的仿古式建筑，便是于凤至的故居。民国五年，张学良在那一泓荷花摇曳、碧水涟漪的水泡彼岸上的古式楼阁里，与于凤至女士结缡成婚。嗣后不久，他们双双到奉天的大南门帅府居住。从此，这古式楼阁便由于凤至的老父于文斗，转租他人居住了。

在于氏偌大旧居中，还有一座极不显眼的院宅。这里住着一位寡言少语的男客。此人瘦削颀长的身材，国字型脸庞，高高的鼻梁，嘴角经常浮现出一抹淡淡的冷笑。而那双眼睛，左右邻舍却从来不曾见过。因为这个奇怪的男客，自七年前悄悄携眷搬进那座紧紧挨靠在“荷花泡”东岸的旧宅舍后，无论冬夏，鼻梁上总架着墨黑的茶镜。两只墨黑的圆圆镜片将他的双眼紧紧遮住，此人，便是辽源县衙中专受县长调遣的便衣坐探，名叫高丕奇！

此时，高丕奇透过敞开的纱窗，可以望见那片碧波潋滟，水草摇曳的“荷花泡”，还有南岸上洮辽镇守使张海鹏那座雕梁画

栋，气势宏伟的“将军府”的正门。璀璨的晨光里，他望见“将军府”门前那荷枪实弹的巡警，已将“将军府”前后左右四门严密封锁。那厚厚的唇角不由又浮现出淡淡的冷笑。

高丕奇三十五、六岁年纪，保定警官学校毕业，后在张作霖奉天上将军府当侦稽。他机敏过人，明察秋毫。曾接连受命在奉天侦破了几桩疑难怪案，故而在奉天名气很大。但高丕奇性情古怪，耿直抗上。特别对张作霖等一批奉系官僚敬而远之。民国十三年，太南门帅府里失盗，张作霖最宠爱的寿夫人房中遗失了一块乾隆年间皇帝内宫的玉麒麟，价值连城。张作霖限令高丕奇三日内破案。不料，高丕奇验过现场当即表示，一日便可破案！当时寿夫人终日啼哭，一口咬定必是内房女侍春红所窃。高丕奇与那春红只几句对话，便当即否定，说这小使女决非窃贼。又当着张作霖和寿夫人的面，断然说道：“此物并未出寿夫人闺房！”寿夫人大哭大闹，不肯承认。张作霖也对高丕奇如此武断，暗生反感。可是，当那寿夫人在高丕奇地迫使下，不得不开启她收藏私房细软的箱笼时，那块晶莹闪光的玉麒麟果然鬼使神差的珍藏箱内；顿时，寿夫人无地自容，羞愧不已。高丕奇虽顺利找到了玉麒麟，但却伤了寿夫人的面子，张作霖也对高丕奇怀恨在心。嗣后不久，张作霖借口：“此人太傲。”意欲将高丕奇赶出奉天，少帅张学良爱其才华，在张作霖面前将高丕奇保下。安排到古镇郑家屯的县衙里，在彭百斛手下充任暗探便衣，当起不显山不露水的侦稽官来。

“真快呀！没想到这么快就下手杀人啦！”侦稽官高丕奇隔窗眺望张海鹏将军府，屏息静听着从院宅内隐隐飘来的女人哭泣声。不禁自言自语地发出一声惊叹。

“丕奇！你在看什么？”高丕奇正蹙眉凝思，身后忽然有人问道。原来是他的夫人若兰。她双手捧着热腾腾的早点，放在那檀木镂花几上，不无担心地说：“大清早便听那将军府里传来哭